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揭曉，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這一崇高榮譽授予了85歲的南非人權法官、法學巨擘納維・皮萊（Navi Pillay）。然而，這項旨在表彰普世法治與人道尊嚴的決定，隨即在國際政壇激起千層浪。

一心渴望摘取和平獎桂冠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再度落空，他以嘲諷的口吻說：「我對這個女人一無所知……根本沒有人聽說過她，我不知道她做過什麼」；其前任律師大衛・肖恩亦指責皮萊是「毫無掩飾的仇美者」，聲稱其「從未為和平做出貢獻」。與此同時，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痛斥諾貝爾委員會「失去道德指南」，並指責皮萊誹謗以色列。同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擴大制裁國際刑事法院（ICC），試圖切斷該機構的美元結算與科技服務。

面對權力者的暴怒，皮萊在德國紐倫堡獲悉得獎時，僅以一句雲淡風輕的幽默回應：「如果你們鼓掌再熱烈一點，我或許可以和特朗普分享這個獎」。這種幽默背後，是一位歷經半世紀風暴洗禮的法律巨匠，對強權的淡然與超脫。

衝破種族藩籬

特朗普聲稱「沒人聽過皮萊」，但皮萊的成就載於史冊。皮萊是南非納塔爾省首位開設律師事務所的非白人女性，在那個連基本人權都遭到國家暴力踐踏的時代，她挺身而出，成為南非反抗暴政人士的法律盾牌。她曾親自為曼德拉等多位政治犯爭取律師會見權與基本人權保障。1994年南非迎來歷史性民主大選，曼德拉就任總統，翌年任命皮萊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女性法官。她用半生時光，在種族歧視的最前線參與終結殘酷的種族隔離體系。正如現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圖克（Volker Türk）所言，皮萊「本身就是國際法的化身」。

令戰時性暴力與種族滅絕無所遁形

皮萊的眼界與使命從不局限於南非。1995年，她獲選為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法官，1999年出任庭長。在審理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的歷史性案件中，皮萊作出改寫現代國際法的重大貢獻。她參與的歷史性判決首次確認，強姦在特定條件下可構成種族滅絕罪或危



害人類罪。在此之前，戰爭中的性暴力常被視為「戰爭副產品」或軍隊的「戰利品」，皮萊以非凡的法律智慧與道德勇氣，推動國際法追究嚴重性暴力罪行，改變了戰後人權法的版圖。

此後，皮萊擔任國際刑事法院上訴庭法官，曾參與剛果軍閥盧班加童兵案的早期上訴程序；2008年至2014年間，她出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成為全球最弱勢群體的發聲者。目前，她仍以特任法官身分在國際法院審理緬甸涉及羅興亞人的種族滅絕案。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頌詞中高度評價：皮萊以堅定不移的道德原則，證明了法律措施能有效預防戰爭與暴力，她大幅拓展了國際法的適用範圍，在確保戰爭罪、違反人道罪及種族滅絕罪被依法起訴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

無懼強權的調查與獨立精神

以色列政府與特朗普陣營對皮萊的激烈圍攻，其核心導火線在於她主持的聯合國獨立調查委員會指控以色列在加沙的戰爭罪行。以色列政府因而暴怒，斥責報告帶有「反猶偏見」，甚至比作「納粹宣傳」。然而，皮萊在調查報告中，同樣嚴詞譴責哈馬斯在2023年10月7日的恐怖襲擊。回顧皮萊數十年的公職生涯，她面對強權從未有過退縮或討好：她曾公開強烈譴責利比亞與敘利亞等阿拉伯國家政權鎮壓民眾；在擔任聯合國人權高專即將卸任之際，她更公開敦促北京當局公布六四事件的歷史真相。

正如皮萊面對攻擊時的反問：「為什麼說真話需要勇敢呢？你必須解讀法律，審視所有事實，這樣才能做出公正的決定」。面對以色列外交部將其比作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皮萊一針見血地駁斥：「戈培爾雙手沾滿鮮血，殘害的不僅是猶太人，還有無數像我一樣膚色的人。」

結語：真正的和平，永遠建立在正義之上

特朗普聲稱自己「解決了八場戰爭」、避免了台海與朝鮮半島衝突，自認理應拿「八座和平獎」。然而，他的和平主張往往偏重利益交換與強人交易；一旦國際秩序不符其利益，他便隨意踐踏國際規範，例如在俄烏戰爭中向俄羅斯傾斜。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2026年和平獎授予皮萊，正是向動盪的世界發出了一道無比清醒的宣告：和平絕非政客私相授受的停火籌碼，真正的和平，必須建立在公正的法治與不受侵犯的尊嚴之上。

2026年10月15日
皮萊以正義鑄就和平
原載於台灣《國語日報》

[更多資訊]

後記：10月26日，特朗普在密芝根州一場政治造勢大會上，責罵挪威是一個「屎坑國家」（ shithouse country），並且表示不歡迎挪威移民來美國，因為位於挪威奧斯陸的諾貝爾委員會沒有將和平獎頒發給他。這種潑婦罵街的態度，完全不是一個大國領袖應有的風範。